

西漢元鳳六年志石書法初探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Calligraphy of Tombstone in the Six Years of Yuanfeng in Western Han Dynasty

船田聖也

Chuan-tian,sheng-ye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學系博士生

摘要

本文以「西漢元鳳六年」相關的志石為範圍，包含〈鉾官造石〉與〈游范志石〉為同一石、〈歐款志石〉、〈侯祿志石〉、〈无疾志石〉、〈桑志石〉、〈援志石〉、〈德□志石〉等共七個志石為研究對象。首先解讀其文字內容事蹟，透過漢書、後漢書等文獻資料相互對照，印證當時史實的狀況。另外，考察其文字通假與構造結體，取與東周六國文字或秦漢文字、說文篆文等比對分析，以釐清其文字結構之傳承，並試以書法表現的布局、章法、用筆體勢等，與墨跡、硬筆刻書的特色來探究其「刀筆相生」的書法藝術表現。

【關鍵詞】 礪石、墓誌、西漢、刻石

一、前言

從清朝到現在中國大陸出土了不少古代書法文物。西林昭一於《中国新出土の書》中提到從 1949 年以來「中國的考古學不僅在數量上，於質量皆取得顯著的成果。¹」也可謂這些文物對書法學術界有極大的影響並改變了以往對書法的概念，甚至於改寫了中國史及世界史的重大發現。出土的文物有各種各樣的材質，如：獸骨、陶瓷、青銅器、竹簡、木簡、帛書、石頭、玉石等等，古代人隨著時代的變遷，使用的載體也會改變。除了材質之外，後人把文字大致分成墨跡文字與非墨跡文字的兩種。墨跡文字顧名思義就是用筆沾墨直接寫在載體上的文字如：竹簡、木簡、帛書、侯馬盟書等等，反觀非墨跡文字則是用刀契刻、鑿刻、或鑄造、翻模等方式，如：甲骨文、青銅器、石刻、石碑等等。本文主要以「礪石墓誌」為研究的對象。

漢代正值書體的過度轉換期，篆、隸、草或是篆隸轉換之際的字體等各種書體混雜之際，產生了許多有趣的面貌，也讓許多學者朝此時期深入研究，加上礪石墓誌為近幾年新出土的珍貴資料，將文字雕於磨刀石上的文物目前較少見，而且尚未有較全面性的先行研究，目前研究的資料多發表於中國的網站上，並未有正式的紙本出版品，若能透過嚴謹的研究釐清未明之處，筆者認為如此珍貴的文物會有很大的學術價值。

關於研究方法，首先蒐集並閱讀有關礪石墓誌的資料與整理，其次解讀礪石墓誌當中刻寫的內容與當時發生的史事，同時與漢書、後漢書等史事資料來印證對照終究是否符合當時史事狀況。再來藉由與更早期的文字、其同時代的墨跡文字、非墨跡文字的結構、佈局、章法的比較和分析考察有何同異之處。至於非墨跡文字的部分則會考慮到載體的材質和鐫刻的方式等。例如節選出礪石墓誌當中的常用字與將特殊的選字加以比照，再對照不同載體上的結字結

¹ 西林昭一，《中国新出土の書》，（株式会社二玄社，1989.1）

構，希冀能推斷出各時代的用字習慣與方法。在目前所取得的資料現以網路所提供的資訊為主，出土現況以及發現、發掘與整理，在上述的中國網站中對於礪石墓誌敘述如下內容。

新近發現的漢代礪石墓誌，傳出土於天津以北，漢代遼西海陽地區。礪石原是漢代軍隊將士的磨刀用石，這些磨刀石上鐫刻的文字記載了從西漢昭帝元鳳二年（公元前 79 年）至漢獻帝初平四年（公元 193 年），跨越 200 年的關於邊疆戰爭、擊賊、擊盜的歷史事件。文字內容中將士姓名、籍貫、職官、所在軍隊、征戰對象、陣亡時間皆清晰可見。

這批礪石多呈方形權狀或圭形，上有穿孔，有明顯的磨損痕迹，不同的兵器使用的形制也不相同。從其刻辭中可知，當時發生了：海陽之戰、追擊東寇之戰、追擊貊寇之戰、追擊匈奴之戰、追擊鮮卑之戰、擊胡之戰、守塞等等。這些戰爭，史書中亦有文字資料可為佐證。另外刻辭造句風格如「某君神冢」、「嗚呼哀哉」等詞，堪稱後世墓志銘之發端。縱觀這批礪石刻辭內容，是研究漢代歷史、職官、古文字、輿地、戰爭的珍貴史料。從藝術角度看，這些石刻文字的造型、用刀、章法等等可以為當代書法藝術與篆刻藝術的學習與創作提供很多的參考和借鑒。²

資料提出礪石墓誌傳出土地點為天津以北，漢代時的遼西海陽地區，雖然未標明確切的地點，在另一篇文章，張馳的〈河北省灤南縣新出土兩漢石刻初探〉有提出其出土狀況。

根據當地人提供的線索，筆者於 2013 年底、2014 年初數次走訪灤南縣，確認灤南石刻的出土地點應在灤南縣東北約 11 公裡處大馬莊、殷莊一帶的臺地上。其東距灤河約 11 公里，東北距馬城鎮約 7 公里，西距灤港鐵路約 1~2 公里。所在地位於灤河下游的沖積平原，地勢高於周邊約 2~5 米，地表覆蓋有結構疏鬆的沙質黃土。灤南石刻所在的墓葬群，西南緊鄰周夏莊村漢代遺址和小坡子遺址，東鄰殷莊遺址，北距小賈莊漢代古戰場

² https://mp.weixin.qq.com/s/zQHigQCQHOTQ_caaMrJ6mw 2020 年 5 月

遺址約 3 公里。據瞭解，這些墓葬密集分佈在同一區域內，且葬坑很淺，墓口距地表深約 1~2 米。由於墓葬被挖掘後便遭破壞，具體的葬制不詳。墓葬中出土的灤南石刻材質以青石為主，間有砂岩石。除建武二十一年墨祁冢誌、中平六年墨孚志石以外，其餘大部分志石呈長條形，梯形或圭形，均打磨規整。石刻上的文字豎行從右至左書寫，除元興二年兩方誌石為墨書外，其餘全是單刀鏤刻而成。³

張馳實際赴出土地點確認狀況，應可看作可靠的資料來源，張馳所稱的出土地，與先前所提到的出土地點幽州遼西郡海陽縣，乃是現在的河北省唐山市灤南、灤縣、馬城等地區，兩個資料所提出的出土地點相近，應是同樣的地方。本文取為研究內容的，則是以西漢元鳳六年（前 75 年）相關的七件志石文字，藉以考察析探其刻寫書法的表現。

二、礪石墓誌書寫內容分析

（一）、品名：〈鐸官造石 A〉（圖 1），〈游范志石〉（圖 2、圖 3），〈鐸官造石 B〉（圖 4）

時代：左、右西漢武帝元鼎二年（前 115 年），中右、中左西漢昭帝元鳳六年（前 75 年）



圖 4 〈鐸官造石 B〉



圖 3 〈游范志石〉



圖 2 〈游范志石〉



圖 1 〈鐸官造石 A〉

³ http://www.lnwch.com/a/huikanzaixian/2017/2017diyiqi_zongdi21qi_/2017/0406/940.html 2020 年 5 月

釋文如下：

元鼎二年，又（右）北平鐸官造，土垠磨刀石，輸夕陽二部五十支。

漢故大司農幹官丞游公遷玄都之殯識。

大司農幹官丞游范字貽謀，左馮翊役祠人也。少受詩禮，能書會計，學優則仕。初為縣書佐，擢補郡令史。始元六年，舉孝廉（廉），辟之幹官丞。忠報社稷，志節亢慨。元鳳六年秋，公奉命訓（巡）察駐即右北平鐵官二部，皆（時）烏桓盜入塞，唯八月癸卯，暴殺迺部，劫奪鐵器、工師，公不幸曹（遭）斯大難，折繇（繇）三十有九。朔風具淪義不申，吁嗟痛哉，孝仁入辟世兮，死在下。趯趯（躍躍）弼士，義國之光。其往其往，玄都先卿（饗）。莫（漠）沙淺兮，取此將羊。齊襄（襁）齊襄（襁），以待其鄉。

元鼎二年，又（右）北平鐸官造，土垠磨刀石，輸夕陽二部五十支。

兩顆石頭細長的兩側刻有內容完全相同的兩行的文字，刻有西漢武帝元鼎二年（前 115 年），為礪石作器者所刻（物勒工名）· 字數各 23 字· 書體近於篆書，使用縱長與扁平的兩種文字結構混用，像「元」、「年」、「平」、「十」、「支」則強調縱向延伸的筆畫。並且標示著工匠的身份與時代。工匠的身份為右北平鐸官，制造地為幽州右北平郡土垠縣，送往夕陽縣的鐵官二部。二石中間則刻有游范的墓誌，記載游范 39 歲身亡並於西漢昭帝元鳳六年（前 75 年）八月癸卯刻制墓誌。

石型為長方形，全文共 14 行字，右石上刻 7 行，在最初的兩行採取類似小篆的縱長篆書字體刻制，餘後的 5 行則採用類似楚帛書的圓型結字雕刻而成。左右同樣刻有 7 行文字。行間較狹窄、整體工整而字間較寬，除了左邊第 5 行外，各行皆統一刻有 14 個文字。中央二石的墓誌文字共計 181 字。上面記載游范的身分為大司農幹官丞，出身地為司州（司隸校尉部）左馮翊（郡）役祠

縣（陝西省耀州河東堡）。死因則為在巡駐幽州右北平（郡）土垠縣鐵官二部時，逢烏桓入侵遭到殺害。在《漢書·昭帝紀》上則有在元鳳六年「烏桓復犯塞，遣度遼將軍范明友擊之。⁴」的記載。

（二）、品名：〈歐款志石〉時代：西漢昭帝元鳳六年（前 75 年）



圖 6 〈歐款志石〉背面



圖 5 〈歐款志石〉正面

釋文如下：

（正面）右

漢故大司農鐵埤（市）官從事掾歐君遷玄都殤識。

（背面）左

大司農从（從）事掾歐款字神階，大（太）原狼孟人也。元鳳六年秋，隨訓（巡）右北平鐵官二部，二部皆（時）曹（遭）烏桓盜暴殺。唯八月癸

⁴ 《百衲本二十四史，漢書（上）》昭帝紀，第七卷，宋景祐刊本，（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頁 69。

卯，不幸罹（罹）斯大難，折繇（繇）兮，年命闕如。烏乎哀哉，死厝此下。齊襄（襄）齊襄（襄），以待其鄉。

此石形狀縱長，下部寬於上部，頂部有著三角形的尖端。石頭的正反兩面皆雕有文字，右圖為正面（圖 5）刻有兩行縱長結構的類似小篆的篆書體，一行 9 字且兩行對齊，共計 18 字。背面（圖 6）則刻有五行文字，行距較寬，每行上下字齊頭，但中間文字排列錯落左右未對整。字數共計 74 字。錯落的文字採取近於篆文的字體雕成，與〈侯祿志石〉相同，各文字的橫畫角度向右上、左上揚起皆有，無固定的秩序卻不雜亂單調。文字的縱畫與〈侯祿志石〉向下延伸的爽快線條相近。其中「齊襄齊襄」的文字重複出現時，則可窺見特意採用不同的結字方式。〈歐款志石〉上記載，歐款字神階，墓誌刻制於西漢昭帝元鳳六年（前 75）八月癸卯，紀錄其隨訓右北平（郡）土垠縣鐵官二部，遭到烏桓殺害身故。歐款出身於并州太原郡狼孟縣（山西省陽曲縣境），擔任大司農鐵市官從事，卒年不明。

品名（一）、（二）中的二個礪石墓誌屬於相同的類型。從內容可見其（一）的游范官位為大司農幹官丞，其二的歐款則為大司農鐵市官從事掾，可以推斷二人間為中央宮府大司農的屬官，在巡查的途中一同被捲入戰事而殞命。

關於（一）與（二）兩墓誌形式的差異，（一）相較於（二）顯得更為整飭，推測為（一）幹官丞的地位高於（二）鐵市官從事掾，或許在製作時有先擬定稿後再行刻製。另外雖然兩者字型基本結構相似，但觀看時可發現兩者仍稍有不同，筆者推測，有可能是製作匠人的書風或是石材的差異所導致。

(三)、品名：〈侯祿志石〉 時代：西漢昭帝元鳳六年（前 75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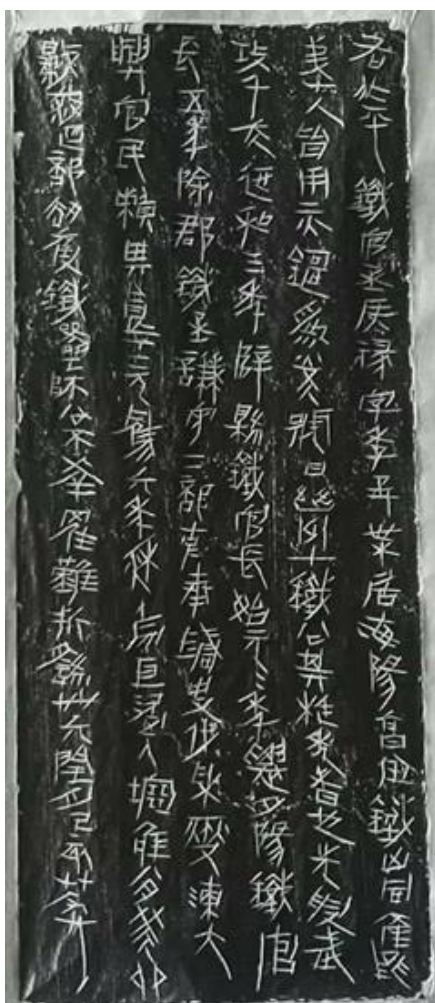


圖 7 〈侯祿志石〉拓本

釋文如下：

右北平鐵官丞侯祿（祿），字季承。業（世）居海陽，官（享）堂鐵山。同產昆弟七人，皆用冶鑄為業，號曰幽州七鐵，公其挺秀者也。先受武攻千夫，延和三年辟縣鐵官長，始元元年遷夕陽鐵官長，五年除郡鐵丞。謙守二部，克奉職史（事）。伐采燮凍大興，官民賴其良工。元鳳六年秋，烏桓（桓）盜入塞，唯八月癸卯，暴殺迺部，劫奪鐵器、工師，公不幸罹難，折繇卅六，閏月己亥葬。

字間排列緊密，且上下文字穿插甚至可見重疊的部分，在結字上，縱筆常帶有暢快的延伸線條。橫畫的角度則有朝右上傾斜與左上傾斜兩種，沒有固定的方法，但整體卻無雜亂感，輕鬆且不單調。字體結字上近於篆書，少部分也有類似隸書的結構。字數共 133 字。此石為侯祿（字季丞）入葬時所刻制的墓誌，記載西漢昭帝元鳳六年（前 75）八月癸卯（閏月己亥葬）年間，因烏桓入侵土垠縣鐵官二部而罹難，年 46 歲。侯祿出身於幽州遼西郡海陽縣（河北省唐山市灤南、灤縣、馬城等境），身為右北平（郡）鐵官丞。

(四)、品名：〈无疾志石〉 時代：西漢宣帝本始二年（前 72 年）



圖 9 〈无疾志石〉背面



圖 8 〈无疾志石〉正面

釋文如下：

（正面）右

右北平鐵官二部工師，海陽大男无疾。

（背面）左

本始二年青（清）明，右北平鐵丞堅敢告土主，二部匠師困於烏桓者眾，
迺冬月聞報歿于凶奴盜殺，謁玄廷，氣鞠，如律令。

此石形狀縱長且為人型，在正反兩面皆刻有文字，右圖正面（圖 8）的上方可見雕有人頭部眉、目、鼻、口等五官。身體的部分雕有服飾，在下方的空間則刻有四行文字，字體工整妍麗，行間有些許間隔。上方文字齊頭，下方則高低錯落，字間較行間相比稍微狹窄，但仍有空間。背面（圖 9）刻有密麻的五行文字，行間稍有空間而字間的間距不均。因刻文較淺以至於拓出後有部分筆畫不易辨識。《後漢書》卷九十列傳第八十·烏桓中有記述說：「昭帝時，烏桓漸強，乃發匈奴單于冢墓，以報冒頓之怨。匈奴大怒乃東擊破烏桓。」⁵

⁵ 《百衲本二十四史，後漢書（三）》卷九十列傳八十，宋景祐刊本，（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頁 1368。

〈无疾志石〉正面記載二部工師受困於烏桓亦即前述〈侯祿志石〉中記元鳳六年（前 75 年）烏桓盜入塞劫奪鐵器工師之事，經過二年多，最後遭到匈奴擊破烏桓時被盜殺的始末，石誌刻於西漢宣帝本始二年（前 72）清明（稍前於冬月聞報）。无疾出身於幽州遼西郡海陽縣（河北省唐山市灤南、灤縣、馬城等境）身份為右北平（郡）鐵官二部工師。卒年不明。

背面，堅（祭告者）的出身地不名，身為右北平（郡）鐵官丞，即侯祿死後的續任者。

（五）、品名：〈桑志石〉時代：西漢宣帝本始二年（前 72 年）



圖 11 〈桑志石〉背面



圖 10 〈桑志石〉正面

釋文如下：

（正面）右

右北平鐵官二部工師，狐蘇大男桑。

（背面）左

本始二年青（清）明，右北平鐵官丞堅敢告土主，二部匠師困於烏桓者眾，
 迺冬月聞報歿于凶奴盜殺，磔謁玄廷，气（氣）鞠，如律令。

此石與先前所介紹的〈无疾志石〉墓誌類似。石頭的形狀雕有人形，正面（圖 10）的上部面容雕有眉、目、鼻、口的特徵，身體的部分則雕有衣物的模樣。身體中央下半部刻有文字。文字起頭齊高，下部收尾錯落。行間則大致可見。背面（圖 11）從身體部分開始刻寫文字，行間字間並未非常工整，高低錯落。雖然橫畫的角度並不統一，但可見大部分字形多向右下傾斜，並且如同其他礪石墓誌銘一樣有強調縱向延伸筆畫的特徵。

背面〈桑志石〉中提到桑困於烏桓，歿于凶奴盜殺的原因。為西漢宣帝本始二年（前 72 年）清明（稍前於冬月聞報）刻成。桑出身於幽州遼西郡狐蘇縣（內蒙古通遼奈曼旗境），身為右北平（郡）鐵官二部工師。卒年不明。背面，告土主文堅（祭告者）的出身不明，身為右北平（郡）鐵官丞。

（六）、品名：〈援志石〉 時代：西漢宣帝本始二年（前 72 年）



圖 13 〈援志石〉背面



圖 12 〈援志石〉正面

釋文如下：

（正面）

右北平鐵官二部工師賓从(從)大男援

（背面）

本始二年青(清)明，右北平鐵丞堅敢告土主，二部匠師困於烏桓者眾，迺冬月聞報歿于凶奴盜殺，磔謁玄廷，气(氣)鞠，如律令。

此石同為人形石製墓誌。石頭外觀雕成人形，正面（圖 12）面部雕有眉、目、鼻、口等特徵，身軀則雕有衣飾。正面下半部刻有文字，行間稍有錯落非十分工整。背面（圖 13）身部則刻有六行文字，行間並未非常工整，微微傾斜。橫畫的角度並未一致，同樣可見字形體勢多向右下歪斜的趨勢，且如其他礪石墓誌一樣強調縱向延伸的筆畫。在字體線條的刻製上，則稍帶有圓潤的線條且較具粗細變化。

當中提到援困於烏桓，歿于凶奴盜殺的原因。為西漢宣帝本始二年（前 72 年）清明（稍前於冬月聞報）刻成。援出身於幽州遼西郡賓從縣（後為勉武縣、賓徒縣）（遼寧省錦州市北方之境），身為右北平（郡）鐵官二部工師。卒年不明。背面，堅（祭告者）的出身不明，身為右北平（郡）鐵官丞。

（七）、品名：〈德口志石〉時代：西漢宣帝本始二年（前 72）



圖 15 〈德口志石〉背面



圖 14 〈德口志石〉正面

釋文如下：

（正面）

□丞工師陽樂大男惠(德)□

（背面）

本始二年清明，右北平鉅丞堅敢告土主，匠師沒於胡者眾，磔謁玄廷，气(氣)鞠，如律令。 □□□□後敢告主。

此石與前述三件墓誌屬同一類型，但是石頭的外觀有些微不同，此石與其他三者相比身型較為細長、且未雕刻人形的肩部，外觀整體為縱長的石頭。與其他前述三者相同的刻畫出頭部的圓形與眉目鼻口，身體部分亦可見服飾模樣。其中文字在行間、字間有著清楚的間隔，背面彫刻的文字上下齊高。正反兩面文字皆可見向右下極端傾斜的狀況。

當中提到德口困於烏桓，歿于匈奴盜殺的原因。為西漢宣帝本始二年（前72年）清明（稍前於冬月聞報）刻成。德口出身於幽州遼西郡陽樂縣（遼寧省義縣西南劉龍台），身分為右北平（郡）鐵官二部工師。卒年不明。背面，堅（祭告者）的出身不明，身分為右北平（郡）鐵官丞。

在《後漢書·卷九十》列傳第八十·烏桓記述到：「昭帝時，烏桓漸強，乃發匈奴單于冢墓，以報冒頓之怨。匈奴大怒乃東擊破烏桓。⁶」的事因，大致可推定為此事件，與前述的〈无疾志石〉第三件有著相同的時期、原因，祭告者亦為相同的名字，石頭的形狀也類似，可能為同一工匠所製作。與字形相關的探討待至第三章再加以敘述。

在〈侯祿志石〉、〈无疾志石〉、〈桑志石〉、〈援志石〉與〈德口志石〉等礪石墓誌上的記載，與史料對照後可得知，〈侯祿志石〉上的侯祿亡於《漢書·昭

⁶ 《百衲本二十四史，後漢書（三）》卷九十列傳八十，宋景祐刊本，（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頁1368。

帝紀》元鳳六年「烏桓復犯塞，遣度遼將軍范明友擊之。⁷」所記載烏桓入侵事件。因為侯祿而游范、歐款等人為中央派遣視察地方的官員，因身為官員而非匠人慘遭殺害。「五年除郡鐵丞。謙守二部，克奉職史（事）。伐采燮凍大興，官民賴其良工。⁸」正是職守鐵官二部的在地主官。

而〈无疾志石〉等人的墓誌則可對照〈侯祿志石〉中所記載烏桓：劫奪鐵器、工師。因此可推敲為元鳳六年（前 75）烏桓入侵事件時被擄至烏桓的鐵匠們（困於烏桓者眾），最後死於《後漢書》記載：「昭帝時，烏桓漸強，乃發匈奴單于冢墓，以報冒頓之怨。匈奴大怒乃東擊破烏桓。⁹」的匈奴進攻烏桓事件，因「迺冬月聞報歿于凶奴盜殺」而被進犯的匈奴殺害。從墓誌所記載的時間得知《後漢書》所記載的匈奴進犯確切年代為西漢宣帝本始二年（前 72）。

在〈无疾志石〉等鐵匠工師墓誌中可以得知，告祭者是侯祿歿後繼任的「右北平鐵官丞堅」，是於「迺冬月聞報歿于凶奴盜殺」，正因為是「聞報」，是用聽聞來的知道事件的始末，因為未見无疾等人的屍首，這就是〈无疾志石〉等工匠墓誌會採用人形外觀的原因。這是告祭者「堅」身為鐵匠的管理者「右北平鐵官丞」，主持祭告，差使所屬工師拿工作地方隨手可取得石材所製成，也與現今的出土地相符。

三、文字比較

此處將礪石墓誌銘所能見到的文字特色大抵分做三類：

（一）、刻製者自身的書寫習慣，與具有古風的文字表現

在此通過與古文字的字例比較之下，來推斷礪石墓誌中的文字特徵。在依照

⁷ 《百衲本二十四史，漢書（上）》昭帝紀，第七卷，宋景祐刊本，（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頁 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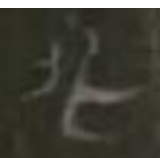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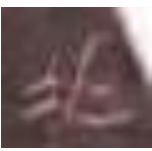
⁸ 〈侯祿志石〉中句

⁹ 《百衲本二十四史，後漢書（三）》卷九十列傳八十，宋景祐刊本，（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頁 1368。

書寫習慣與文字表現，希冀能判別出礪石墓誌文字結構的省略情形、受何地區、時代古文字的結字影響等等。

							
〈鋳 A〉 鼎	〈鋳 B〉 鼎	〈鋳 A〉 北	〈鋳 B〉 北	〈鋳 A〉 鋳	〈鋳 B〉 鋳	〈鋳 A〉 造	〈鋳 B〉 造
							
〈鋳 A〉 垠	〈鋳 B〉 垠	〈鋳 A〉 磨	〈鋳 B〉 磨	〈鋳 A〉 陽	〈鋳 B〉 陽	〈侯祿〉 陽	

在、〈鋳官造石 A、B〉中兩個「鼎」字，刻寫的筆意略異而文字的結構相同，採用較特別的結字方法，「鼎」字的下方結字方式與現代的正楷、隸書或小篆當中的「鼎」(說文解字，陳昌治本，本文)相比，有明顯不同之處，省略了向上下轉折的筆劃。雖說可能是因書寫時為了便利而省略，不過可能更接近於古代戰國時代的結字方式 (戰·璽·鼎)。

北						
品名	〈鋳 A〉	〈鋳 B〉	〈游范〉	〈侯祿〉	〈歐款〉	〈无疾〉
北						
品名	〈无疾〉	〈桑〉	〈桑〉	〈猿〉	〈猿〉	〈德□〉

〈鉅官造石 B〉中「北」字的左半豎撇上端沒有被刻畫出來，不知是否刻意為之還是由於刻劃的太淺而無法辨識，若是故意刻制，那就是一例相當特別的結字現象。但另一件〈鉅官造石 A〉中「北」則是採用一般的寫法。在（戰·齊·陶彙）與（戰·楚·包 153《楚》）中也未曾見到與〈鉅官造石 B〉的「北」字一樣的相似結字，不過整體的字型架構則類似。

、〈鉅官造石 A、B〉「鉅」，二字在左右上的「口」形有異。字的形狀偏向隸書的書寫方式，如果以篆書來表示則會使用「」（傳抄古文字編）的較為拉長有弧度的結字方法，但是也可能是因媒材載體的刻劃方式所產生的限制。

、〈鉅官造石 A、B〉兩個「造」結字，左半「辵」類似篆書（秦·六年上郡守戈《湯》）的結構，另一字則在「止」有簡省。右半部分則比較像隸書（東漢·禮器碑）的方扁構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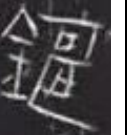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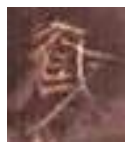
、〈鉅官造石 A、B〉「垠」，二字的「土」旁存有小異。（竝王存又切韻），（說文），（隸辨），從以上的字例可見〈鉅官造石 A、B〉中的「垠」結字，可見將小篆扁平化的結構，可以判斷是受到隸書結構的影響。

、在〈鉅官造石 A、B〉中「磨」字 與在（戰國·郭店緇衣），（戰國·上博緇衣），（說文）二字在上半似皆僅七點而有異，下部「石」的左撇均與「麻」併筆而省寫。字例當中所能見到的篆書結構皆不相同，其結字更近於隸書的書寫結構，但卻有著較縱長的字形，不同於以往可見的印象。

、〈鉅官造石 A、B〉當中的「陽」，兩字在右上方「日」的末筆有長短差異。此二字的結構較為特殊，在其他例子中右邊「易」旁上半部的「日」和「勿」

是分開來的，但於此處則是相接在一起。我們可以對照更久遠以前所使用的（商·甲 3343）、（周早·宅簋《金》）、（周中·易鼎《金文》）的結字，「日」與下方的字形有明顯的分隔。到了稍晚的春秋戰國時期（周晚·□弔鼎《金》）、（戰·晉·古幣）、（戰·楚·包 2《楚》）、（戰·楚·鄂君啓節《金》）則開始出現下方的「一」，並且「日」與「勿」相接。從上述各例可知，各代的「易」字中「日」與「勿」有相接與分離兩種不同的結字方式。在西漢時期，字形的結構受晉、秦、楚等地區的影響較大，西漢「陽」字將「日」、「勿」的中間橫劃省略並相接，與楚地的「日」與「勿」省略中間橫劃而連接的結字相近，可見「陽」字可能受到較多楚篆結字的影響。〈侯祿志石〉的「陽」右半部與上述有同樣的上下接連的現象。在（陶文）（戰國·包山 169）（楚簡）（秦簡）等字例亦有相同的現象。〈无疾志石〉的「陽」字亦同，但是整體字型則趨向扁平。

							
〈游范〉 殮	〈歐款〉 殮	〈游范〉 識	〈游范〉 范	〈游范〉 馮	〈游范〉 少	〈游范〉 沙	〈游范〉 駐
							
〈无疾〉 主	〈桑〉主	〈游范〉 往	〈游范〉 塞	〈侯祿〉 塞	〈游范〉 癸	〈侯祿〉 癸	〈歐款〉 癸
							
〈游范〉 暴	〈侯祿〉 暴	〈歐款〉 暴	〈游范〉 奪	〈侯祿〉 奪	〈游范〉 曹（遭）	〈游范〉 繇	〈侯祿〉 繇
							
〈游范〉 風	〈游范〉 申	〈歐款〉 神	〈游范〉 痛	〈游范〉 孝	〈游范〉 孝	〈游范〉 死	〈歐款〉 死

							
〈游范〉 待	〈歐款〉 待	〈侯祿〉 侯	〈侯祿〉 承	〈侯祿〉 葉(世)	〈侯祿〉 堂	〈侯祿〉 昆	〈侯祿〉 鑄
							
〈侯祿〉 業	〈侯祿〉 州	〈侯祿〉 先	〈侯祿〉 遷	〈侯祿〉 克	〈侯祿〉 變	〈侯祿〉 唯	〈侯祿〉 部
							
〈歐款〉 部	〈侯祿〉 幸	〈歐款〉 幸	〈侯祿〉 穰	〈歐款〉 農	〈歐款〉 農	〈歐款〉 埠(市)	〈歐款〉 款
							
〈无疾〉 鐵	〈无疾〉 鐵	〈桑〉鐵	〈桑〉鐵	〈无疾〉 鞫	〈桑〉鞫	〈桑〉狐	〈桑〉蘇

其次在〈游范志石〉中「殪」字有特殊的結字，「口」字的中間有著「土」、「歹」、「人」三個字合為其中。若是對照《說文》所錄的結字「殪」(說文古文)、「𣦵」當中，在篆書左側使用「歹」偏旁時，右側的「口」中則使用「吉」字，秦代權量銘、西漢銀雀山竹簡的「壹」字均作此形。當「歹」並未書於左側偏旁時，則會將「歹」放入右側的「口」內做組合。這種狀況常見於篆書的古字，在隸書中則較為少見。〈歐款志石〉「殪」字亦有跟上述同樣的現象。

在〈游范志石〉中「識」字可以看見特殊字形結構，左上的直角圍成類似戰國楚系及齊系文字「成」字的「戊」形結字，當中則有「戠」互相組合。在「𣦵」

(格伯簋)、「𣎵」(秦八六)「𣎵」(封九六)、「𣎵」(0338)中，可以看到相似的「戠」字形，但少有外郭有「戊」字的結構例子。

〈游范志石〉當中「范」字將左半「彳」的偏旁省略了在  (古陶文字徵)  (演說文) 皆未見省略「彳」的結構方式，只有在  (上邳廚鼎) 中可見類似的字例，未曾於他處見到類似的例子，可見〈游范志石〉的「范」為相當少見的字例結構。

〈游范志石〉中「馮」字的結構，在  (晉公盆)  (秦)  (開母廟石闕) 等處皆未能見到相同的結構範例，但仍能判斷〈游范志石〉的「馮」字是與金文中所見之古文字相似的結構方法。

〈游范志石〉中「少」字的最終筆劃向右撇去，與一般所見向左下撇的方向相反，在秦漢文字中是相當少見的案例。在  (貨幣)， (信陽楚簡 戰國)  (楚簡)，等戰國楚地可以看見相似的向右撇的字例結構。

〈游范志石〉中「沙」字的字形特徵，與前述的「少」有相同的表現。在「少」偏旁的最後一筆劃為左向右下撇，在  (說文)  (咸沙里疋 古陶文) 同樣可見由左起右下的表現，  (睡虎地秦簡)(睡虎地秦簡) 中則是水平的橫線結構。後兩者與〈游范志石〉中「沙」字的字形較為接近。

〈游范志石〉「駐」字左半「馬」字偏旁完全採用篆書的結構刻製，右側「主」的上部第二筆劃中的橫畫，則可見字形中央有類似外框的圓弧形結構表現，這是戰國秦漢早期的常見寫法。在從  (曾侯墓簡 戰國)， (小篆)， (西狹頌) 等字例中推斷，此處字例應是秦代從篆文的字形演變而來。

在〈无疾志石〉的「主」與〈桑志石〉的「主」字例中與先前所述〈游范志石〉的「駐」相同，在字的上部結構的橫劃中，同樣有著用曲折線條包圍點的字形結構，在與（商·後 2.15.1《甲》）（秦·睡 23.17《篆》）（鐵雲 471《陶》）（西漢·銀·孫 119《篆》）等字例比較之下，可以看見相似的字型也出現在後三者的字例中，可見其結字方式受到戰國與秦代的字形影響。

在〈游范志石〉中的「往」字例其上部的「王」彷彿加上了「之」字的字形結構。在（吳王光鑑）（睡虎地秦簡）等例中對照可見，這是仍存受篆書古字形的正確寫法。

〈游范志石〉的「塞」字中，將現今慣於書寫於下方的「土」偏旁移於左側。在（雲夢雜抄 戰國），（上博民之），（小篆）等例中亦未窺見此現象。在戰國慣用的篆隸楷字體中，皆未見似此的結字方法，是相當珍貴的字例表現。〈侯祿志石〉「塞」字亦有跟上述同樣的狀況，右部也都沒有「卅」雙手構形，與楚文字相同。

〈游范志石〉中「癸」字上方採「父」字，下方則用「x」交叉的線條結字，此為戰國秦文字發展至西漢作之後，更加簡省的寫法。其他字例如（商·佚 545《甲骨文》），（周中·格伯簋《金文》），（戰·晉·陶壺 4.170），（戰·楚·包 27《楚》）戰國晉、楚等地的字形書寫多存古形。〈歐款志石〉的「癸」字、〈侯祿志石〉中的「癸」字，與前述有相近的結構，但是其上部「父」的「乂」上部線條延伸出去「八」。這樣的字型與甲骨文與金文的字例較為接近。

〈游范志石〉中「暴」字結構，在（周晚·盤），（戰·秦·詛楚文），（戰·楚·曾 4《楚》（褫））等例中皆未見相似的字型。〈游范志石〉中的「暴」右邊採「支」字偏旁，整體為「𢇛」的字形結構，未曾見於他例。此字左半「暴」的寫法，西周晚期與秦的篆書結字方式與此例則較為接近。〈侯祿志石〉「暴」、〈歐款志石〉「暴」字亦有跟上述同樣的狀況。

〈游范志石〉中的「奪」字，相關字例有以下：（周早·奪壺）（多友鼎 周中）（秦·睡 30·31《篆》），（西漢·馬·老子甲 167《篆》）（西漢·馬·老子乙 251 上《篆》）（古論語 汗簡）（說文），奪，原从衣、雀、又，其「衣」經演化後訛變成「大」。在〈游范志石〉的「奪」字最後的筆劃向右下傾斜，與金文、漢簡、說文等呈現的字例較為相近。〈侯祿志石〉「奪」字亦有相同的情形。

〈游范志石〉中的「曹（遭）」字例，在與（商·後 1.15.15《甲》）（周中·趙曹鼎《金》）（戰·齊·陶壺 3.1060）（戰·晉·中山王方壺《金》）（秦·睡 8.13《篆》）（東漢·熹平石經·春秋《篆》）（陶文 陸 20.8）等字例相對比之下，〈游范志石〉的「曹（遭）」字體表現相當特殊，一般常見字例「曹」的書寫，上部通常採用兩個「東」所組成，也偶見一個「東」所組成的字例如〈中山王方壺〉與陶文，在〈游范志石〉中的「曹（遭）」上部亦是單有一個「東」的省形結構，較為特殊的是，其「東」字的筆劃上端兩側是凸出上部線條的，這種結構方式較少見於他例。

〈游范志石〉中的「繇」字，从「言」不从「缶」。與金文（師寰簋）（散盤）（師克盃）（秦簡）（漢帛書）（睡虎地秦簡牘）相對比之下，可見左側的「言」部採用似篆書的結構，而右側的「系」部則與隸書的結

構相近，與秦簡、漢帛書的字例結構較為相似。〈侯祿志石〉「繇」字亦有跟上述同樣的狀況。

〈游范志石〉中的「風」字結構，與（商·前 2·30·6《甲》）（戰·楚·帛甲 1·31《楚》）（秦·睡·日甲 79《張》）相比，線條較為硬直，這有可能是因為刻製的載體（礪石）較為堅硬，以致較難呈現圓曲的線條所致。此字例特別與楚文字（戰·楚·帛甲 1·31《楚》）中的字形非常相近。

在〈游范志石〉中「申」字，明顯與楷書、隸書的結構不同，殘存了相當多的篆書結構。在與（周晚·匚·匚《金》）（春戰·石鼓《湯》）（戰·楚·信 1.53《楚》）（戰·楚·包 49《楚》）（秦·睡·日乙 35《張》）（籀文）說文等字例相比之下，〈游范志石〉的「申」左右象閃電之形仍採用上下交叉的古法結構，中線則如秦簡般拉直，這有可能是因刻製的載體材質較為堅硬，所導致線條硬直，但仍可判斷為近似篆書結構方式。

〈歐款志石〉中「神」字可見與上述有相同的狀況。與（秦公石磬 春秋）（郭店太一 戰國）（上博恒先 戰國）（秦玉牘 戰國）對照可知，「神」字左側的「礻」採用一般的篆書結構、右側的「申」字則採取相當特殊的結構刻製。在前面對照的字例中，中線常用圓曲的線書寫，而此例中「申」則採用縱長的直線貫穿上下兩端，如同秦簡。此種結構未曾見於其他篆書與隸書的字例。

〈游范志石〉的「痛」字例中，可見「痛」字下部加入「心」部。與（說文）（睡封簡 85）（魏晉無紀年 磚銘）（居延）（肩水金關漢簡）（東漢武榮碑）（武氏石闕銘）（許阿瞿墓志）相比，此處「痛」的字

例較為少見，在說文等例在秦代以前的篆書字體中未見將「心」置於下方的例子，在磚銘與居延中則可見到像此處「心」的用例。

〈游范志石〉中「孝」字，在同樣於〈游范志石〉的前半部分也有「孝」字出現，但兩者採用不同的結構方式。前半出現的字例採用隸書結構，而後面的字例則採篆書的字型，尤其近於金文的感覺。在（癸鐘）（頌壺）等金文中同樣可見「孝」字下方右側線條較長，不對稱的字形結構，但受限於礪石材質，線條較為直硬未若金文線條圓轉。

〈游范志石〉中「死」字例，與（戰·楚·包 27《楚》），（戰·楚·包 42《楚》）（戰·楚·包 241《楚》）（戰·楚·郭·六 5《張》）（戰·楚·郭·忠 3《張》）（秦·睡 10.5《篆》）（西漢·馬·老子乙前 2 下《篆》）、等字例對比之下，並未有如〈游范志石〉的「死」字形，比較像似的字形是（秦·睡 10.5《篆》）與（西漢·馬·老子乙前 2 下《篆》）的字例，但是未有像〈游范志石〉「死」字例中第一劃向左下方撇的特殊字例。〈歐款志石〉中「死」的字結構則與其相近，雖然採用較縱長的字型，但是可見相似的書寫筆順與結構。

在〈游范志石〉中「待」字，其「寺」上部的「之」採篆書的書寫結構。在（鼎 周早）（侯馬 322），（說文）中篆書的字形相近，尤其（侯馬 322）的字形特別相近，在〈游范志石〉中「待」的「之」部有稍微省略字形筆畫的狀況。〈歐款志石〉中「待」字則與之類似，採用較縱長的字形，但是有著同樣的字構。

〈侯祿志石〉的「侯」字例與、（晉侯穌鐘 周晚）（包山 243 戰國）（貨系 0209 戰國）（璽臺 1087 戰國）相比，〈侯祿志石〉中「侯」字形較近於戰國時期的結字方式，其中字中的「矢」部的上部「乚」在篆書結構中採左右下開的對稱字型結構，但是此例〈侯祿志石〉中的「侯」則採取水平直線

的字體結構，或為刻製於堅硬材質的影響，與前述的「待」相同，有省略筆劃的狀況。

〈侯祿志石〉中「承」字，此字可以明顯的看出與楷書、隸書的字體結構有很大的差異。在（戰·晉·令爪君壺《金》）（戰·楚·包 209《楚》）（戰·楚·包 245《楚》）等例對照之下，可見與戰國楚地的字形較為相近。〈侯祿志石〉中「承」的正中縱線較短，與下方橫劃結連的結構，同樣可見有省略的傾向。

〈侯祿志石〉中「世」的字例，此字雖採「世」的字型，但用為「世」。在（拍敦蓋 戰國）（南疆鉦 春秋）（璽彙 1986 戰國）（雲夢日乙 戰國）等字例可推斷其較近似於戰國時期的字例。其第一筆橫劃採用一直線刻製，與前期採分段的結構不同，省略了部分的字形結構。可以窺見此時有從基本的篆書字形逐漸隸化的傾向。

〈侯祿志石〉中「堂」字，與（兆域圖 戰國）（璽彙 5421 戰國）（古陶字）相比可知，其字亦有省略筆劃的現象。在篆書結構中頂部中筆劃原本為點，在此處則被直線所取代。字中的「土」部在上部於篆書中採點的結構，此處亦作橫劃書寫。同樣可窺見字體朝隸書傾化的過程。

在〈侯祿志石〉中「同產昆弟七人」的「昆」字，此字有著相當特殊的字型結構。其上部「日」採倒三角形的形狀，並省略中央的橫劃。下半的「比」的筆劃則沿著三角形的角度而刻製，其第二筆縱劃沿著「日」的邊緣而上，甚至超出「日」的上緣。縱劃上則採三橫劃的字型，從此處可以看出仍保留相當多的篆書結構，篆書下部原為左右向相背的字型組合，此處則採同方向，皆為朝向右方的結構刻製。字體的線條多呈直線，或因載體為堅硬材質的影響。在對比（戰·楚·望二策（緄）《楚》）（郭店楚簡 6·29）（戰·璽彙 5311）（秦·泰山刻石《秦》）（西漢·馬·老子甲 140《篆》）等字體，皆未能發現與本字相同的字型結構。

在〈侯祿志石〉中「鑄」字例，與（周晚·師同鼎《金》）（戰·楚·包 18《楚》）（秦·睡·日甲 13 背《張》）等字例相較之下，可知其字型有相當明顯的篆書結構，除了下方未有「口」部之外皆近於金文的表現，與（秦·睡·日甲 13 背《張》）中所見的字形相似。特別是右側「壽」字完全採用了篆書的構成。字體的線質採剛硬的直線，或為直接銘刻堅硬材質的影響所故。

〈侯祿志石〉中「業」字，與（春·晉公奩）（戰·晉·中山王壺《金》）（戰·晉·非·鉞·戈）等例相照，其字殘留明顯的三晉系篆書風格。「業」字的篆書結構最初樣貌近似於（春·晉公奩）上的「業」字表現，為二個業字並列的形式。發展到戰國時期才出現了與〈侯祿志石〉中的「業」字形相近的結構。字體的直線表現與前述一樣應是受材質所影響。

〈侯祿志石〉「州」字的表現異於秦系的（秦·睡·法 100《張》）（說文·正篆），而與（周晚·鬲比盥《金》）（戰·晉·古幣 70）（戰·晉·璽·彙 46）（戰·楚·包 27《楚》）（說文·古文）等字例較為相似，尤其是直線的結構，與前述晉國的二個字例相當接近。其字體的直線表現受材質的影響較大。也可從以上字例來判斷，此處的字例幾乎是商周古籀篆書體的結構形式。

〈侯祿志石〉中的「先」字例與（周中·師望鼎《金》）（戰·晉·璽·彙 2845）（戰·楚·包 140 反《楚》）（戰·楚·包 217《楚》）（戰·楚·望一卜《楚》）（秦·睡·日甲 125 背《張》）相較，其字例的上部从「之」、下从「人」，完全採篆書的形式，右下的筆劃並非垂直向下，而是向下後在往右側撇，此特徵與戰國楚篆的結構近似，有著字體逐漸隸化的傾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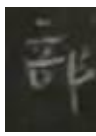
〈侯祿志石〉的「遷（遷）」字，與（說文·正篆）（說文·或體）

(璽印集粹 戰國)  (郭店五行 戰國)  (雲夢秦律 戰國) 等例相較之下，秦系字形或增了「辵」部，同  (說文) 與其相近的表現則在 (郭店五行 戰國) 與 (雲夢秦律 戰國) 中看見，在字體正中的「兩手」在篆字中採兩條線，此處則採一劃的結構，運用較多直線條的表現，可窺見將字型省略化的傾向。

 此處〈侯祿志石〉中「克」字，與  (春早·曾伯  《金》)  (戰·秦·詛楚文)  (戰·楚·曾 45《楚》) 相比可發現有明顯的金文字形，殘存較多篆書的結構，特別是 (戰·秦·詛楚文) 中的字形與其非常相似。整體的線挑皆採直線，在「口」字下方的兩劃可見，刻製著尖銳且硬直的線條。

 〈侯祿志石〉中「變」字，與  (周中·變簋《金》)  (春·晉公盆《金》)  (春早·秦公罇《金》) 等金文比較之後可知，其採較多的古篆書的結構。字體的線多用直線刻製，其最後「又」字採屈折的兩筆劃刻製，採轉折的結構，終筆則用銳利的直線表現。

 在〈侯祿志石〉中的「唯」字，與  (曾伯文簋 金文)  (睡虎地秦簡) 等字例相較之下，可見此處在結字時仍殘留相當多的篆書表現，全字採直且硬的線直刻製。其「口」形有省筆依附「隹」側。

部							
品名	〈鋳 A〉	〈鋳 B〉	〈游范〉	〈游范〉	〈侯祿〉	〈侯祿〉	〈歐款〉
部							
品名	〈无疾〉	〈无疾〉	〈桑〉	〈桑〉	〈獫〉	〈獫〉	

〈侯祿志石〉中「部」字與（故宮 431 戰國）（夢雲秦律 戰國）（秦印彙編 秦代）（東漢 刑徒磚）相比之下可知，〈侯祿志石〉的「部」字形左側的「音」，此取篆書从「不」从「口」的字形，其右側的「卩」部則有省略化的現象，第一筆的縱劃採直線的方式刻製，可以窺見近隸書字體的結構。在另一個〈歐款志石〉中的「部」字結構，左下「口」直接採用兩條橫劃書寫，缺少縱劃的兩條筆劃。

在〈侯祿志石〉中的「幸」字，通過與（戰·楚·上博三·昭3）（戰·燕王戎人予）（秦·睡105《篆》）等字例比對之下可推斷，〈侯祿志石〉的「幸」字形與篆書較為近似，尤其與（戰·燕王戎人予）（秦·睡105《篆》）二例尤其接近，雖字形結構相近，但採較扁平的字貌。筆劃多採直且尖銳的線質，其表現應亦是受到材質所限與影響。

〈歐款志石〉中的「幸」字結構大抵與前例相同，但是其最末劃的縱筆並未貫穿，這樣的結構並未見於其他的字例。

〈侯祿志石〉中的「罹」字作从网从佳，在（說文）（古陶文字）〈侯祿志石〉中的字例，此字現今所能見的字例較少，其上部的「𦉰」中間採「x」的結構在秦漢文字多見，下部「佳」則與篆書字形較為接近，遺有篆書的風格。其字採較為正方的形狀。

在〈歐款志石〉中「農」字於其正反兩面皆有出現，但兩面所呈的字體結構並不相同，〈歐款志石〉正面的「農」上部作「白」部，而反面的上部則是在「口」中採「x」來刻製。下部的部分正面採「厂」的方式，其中二撇右劃，中有三撇左劃。而背面「厂」中先有「八」部，下方則如正面字型一樣採二撇右劃，中有三撇左劃的結構。在與（周中·牆盤《金》）（周晚·散盤《金》）

（秦·睡 17·137《篆》）（西漢·老子乙前 7 上《篆》）等字形比較之下可知其與篆書字形較接近，尤其與前述的後二例更為近似。

〈歐款志石〉中「埤（市）」字例，其字「市」與現今慣用的結構不同，於左偏旁加入了土作「埤」的結構。在與（璽彙）（陶彙）（璽彙 齊文）（齊文）等對比可知，右側上部採「之」的字形表現，這種方式可見〈歐款志石〉的「埤（市）」保留了相當多篆書的字體結構。

在〈歐款志石〉中「款」字，同（說文·或體）作从木从示从欠，與（十鐘印舉 戰國）（說文·正篆）（馬王堆簡帛）等字例對照，可得知保留了相當多的戰國秦代篆書結構。左側上部的「木」部採取了如「氷」狀的結構來刻製成四條斜線，這有可能是為了避免太複雜的字形，而採用省略的方式書寫。此種結構方式與（馬王堆簡帛）的字例相近。

鐵						
品名	〈游范〉	〈游范〉	〈侯祿〉	〈侯祿〉	〈侯祿〉	〈侯祿〉
鐵						
品名	〈侯祿〉	〈侯祿〉	〈侯祿〉	〈歐款〉	〈歐款〉	
鐵						
品名	〈无疾〉	〈无疾〉	〈桑〉	〈桑〉	〈援〉	〈援〉

〈无疾志石〉「鐵」字、〈无疾志石〉「鐵」字〈桑志石〉「鐵」字
 〈桑志石〉「鐵」字等均不从「金」，與其他（集證 143 戰國）（雲夢雜抄 戰國）（嶽麓書院藏秦簡）（張家山漢簡）字例對比之下發現，其字中的「金」部分字型省略，只殘留了頂部的「人」部分，並且與右側「戈」部首相連。最終劃的左撇向下延伸，與（嶽麓書院藏秦簡）、（張家山漢簡）等字形較為接近。

在〈无疾志石〉中的「鞠」字與〈桑志石〉的「鞠」兩字例中可見，其結字左側下从「幸」不从「革」偏旁，近似（說文·或體）。左側上方採二點的橫線，其下為「八」字，最下則採接近「幸」字形的構成，在其他字例中如：（陶九 083 戰國）（古陶文字）（陶彙）（說文·正篆）（漢印文字徵）（汗簡）（漢帛書）（張家山漢簡）等例中可見，其字例與後半等例所呈的字形結構較近，尤其近似於漢帛書字形結構，但是未見與本例完全相同的字形組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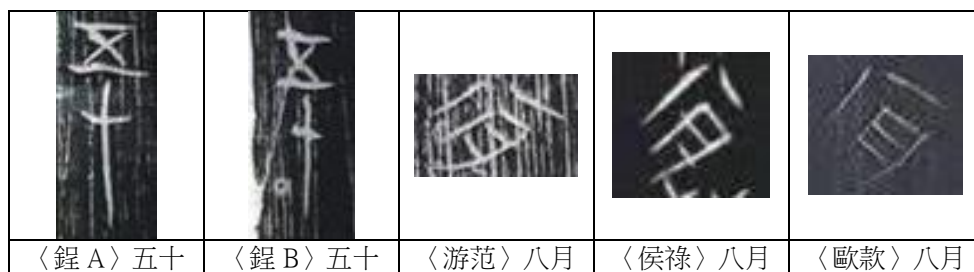
在〈桑志石〉中的「狐」字，與（陽狐戈 戰國）（曾侯墓簡 戰國）（璽印）（中古磚）等字例相對比之下，未見與〈桑志石〉「狐」相同的字結構。其左側「犛」部採篆書結構的結字方式，右側的「瓜」作而以點的方法呈現，在秦漢之際多見，是此字為篆書尚未轉為隸書的過渡階段所呈現出的結構。

在〈桑志石〉的字例中，釋文做「蘇」，實際上省略了字頭上的「艹」部。「穌」在（晉侯穌鐘·西周晚期）（璽印集粹 戰國）（古璽印）等字例比較之下可知，此〈桑志石〉「蘇」的結字方式以篆書的結構為主，從「禾」部件以及「魚」的下尾筆順寫法可以看出，但是左半「魚」偏旁中間則採簡化成似「田」的結構，可以窺見此字例由篆書漸漸朝向隸書發展的痕跡。

透過上述比較可知，多數礪石墓誌的字形受到篆書字形的影響較為明顯，尤其可見受到戰國字體遺風的影響。多數字形基本上採用篆書的結體，但也有使用篆書的字構，而採較方折、扁平的呈現方式，可以看到其文字書風是篆往隸書合參的結構。此外，亦能看見以往未曾見到的文字寫法、筆順、結構等等的特殊字例。筆者推斷，或許因為其載體為堅硬的礪石，且載體尺寸不大，故時常出現將筆劃省略不刻的情況。一般而言，篆書的字形大多採用較圓滑的曲線，但可能因堅硬石材所帶來的侷限，此處刻於石上的線條以直線居多，因為較難於石上呈現篆書的柔軟線質故此處多刻製成硬質的線條。

（二）、合文字

其次討論礪石墓誌銘的合文字現象，合文字為將兩個不同的文字合併一起書寫，在外觀上彷彿是一個文字的外貌。這種現象在青銅器與木竹簡上時有可見，此處將舉例證與礪石墓誌比較。



在〈鎰官造石 A〉五十、〈鎰官造石 B〉五十等例中，其字將「五」與「十」二字合併為「五十」來表現。在、（號季子白盤）、（中山王厝器）、（趙戰國）、（叔夷鏹（齊））、（張家山漢簡）、（里耶秦簡）、（嶽麓書院藏秦簡）、（銀雀山漢簡）、（居延）等字例皆，可見其採取了金文等戰國各地的書寫方式。

其次討論〈游范志石〉八月、〈侯祿志石〉八月、〈歐款志石〉八月的字例，其字將「八」與下方的「月」組成合文字「八月」一字的表現。在。

𠂔 (香錄 2.1) 𠂔 (秦景公石磬 (秦)) 𠂔 (包山 楚) 𠂔 (天卜 楚) 𠂔 (隨縣) 𠂔 𠂔 (張家山漢簡) 等例中能見一樣的合文字，通過這些文字的比對可知，礪石墓誌殘存了相當多戰國各地的書寫習慣。

〈游范志石〉的八月的最末筆劃，採稍有弧度的方式刻製，但是除「月」之外，其他的筆劃採各線條分段的方式刻製，較堅硬的線質，表現出方折的效果。

此處礪石墓誌的線質表現線與前述的字例相通，比起他例其線條更呈剛直的效果，或受材質的影響，收筆有採直墜的尖細線條的特色，並沒有收筆的現象，這或許是因為其採用刀刻於石製的表現，可推測是因為製器者自身的書寫習慣或為受材質所限。

(三)、通假字與古今字

此處礪石墓誌，有將原本的文字，借換成相近文字使用的特色，即「通假」。這是因為當時文字正在發展應用、一字原有多義，同時不同地緣的書寫習慣、兩字讀音相近、或是書寫者的別字等等的諸多原因，導致使用了不同的漢字，是有多方不同因素所組成，在古代文獻中通假字使用是極為普遍多見的。此處只針對文字使用的特殊狀況來探討。

						
〈鉅官 A〉又 (右)	〈鉅官 B〉又 (右)	〈游范〉兼 (廉)	〈游范〉 訓(巡)	〈歐款〉 訓(巡)	〈游范〉趯 (躍)	〈侯祿〉祿 (祿)
						
〈侯祿〉	〈侯祿〉	〈歐款〉死	〈无疾〉	〈桑〉鐵	〈桑〉蘇	

葉（世）	史（事）		青（清）		
------	------	--	------	--	--

以下列舉能所見之借換字例：在〈銘官造石 A〉又（右）與〈銘官造石 A〉又（右），正式時使用「又」而讀用為「右」。季旭昇在《說文新證》卷三中敘述「『右』是『又』的分化字，所以甲骨文只有『又』，未見『右』。周代以後加分化符號『口』分化出『佑助』義的『右』字，其後又以『右』當『ナ又』義用，於是又加『人』旁作『佑』。……戰國文字左右的區別主要在上部的手形，不在下部的工，口。」¹⁰從這一點看來，可知它採取古的用法。

〈游范志石〉的兼（廉）正式寫作「廉」，此處未加「广」部而作「兼」。

〈游范志石〉的訓（巡）與〈歐款志石〉訓（巡）正式可讀用為「巡」，此處則以「訓」書寫。

〈游范志石〉「趯（躍）」，讀為「躍」，於此則通假寫作「趯」字。

〈侯祿志石〉的「祿（禄）」通常用「禄」字，而於此作「祿」字。

〈侯祿志石〉的「葉（世）」，此處作「葉」仍讀用為「世」。

〈侯祿志石〉中的「史（事）」此處讀作「事」，所寫則是「史」，史、事為一字分化，古多通用。字例為「事」（商·乙 2766《甲》）、「史」（商·粹 1144《甲》）、「事」（秦·睡 11.25《篆》）、「史」（秦·睡 24.19《篆》）等。季旭昇在《說文新證》卷三中提到「甲骨文『事』與『吏』同字，均為『史』之引伸分化字，即把『史』字的上端加上『V』形的分化符號（于省吾《釋古文字中附劃因聲指事字的一例》）。『史』為『職事者』，所從事之事即為『事』」從而，可見

¹⁰ 季旭昇，《說文新證》卷三（修訂版）藝文印書館出版，2014.9，頁198。

礪石墓誌常用古代用字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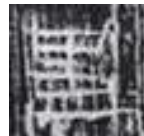
〈歐款志石〉中的「死」在前述有提及，採特殊的字體結構。〈游范志石〉中「死」並未採扁平的結構，其字形較為縱長，與其相似的結構在稍晚的時代中的刑徒磚中可以見到，其第一筆畫與第二筆相接，第四畫的點則與下一畫的線接續，有省略筆畫的現象。可以推斷〈歐款志石〉的「死」有簡化字體的現象。

在〈无疾志石〉的青（清），通讀作「清明」，此則寫作「青」字。

〈桑志石〉「鐵」將「金」字的部分省略。

〈桑志石〉的「蘇」省略上半草部。

〈桑志石〉的气（氣），後起形聲字所讀用為「氣」字，此處則寫其古形本字作「气」。

						
〈游范〉詩 （言之）	〈游范〉禮	〈游范〉皆 （時）	〈歐款〉皆 （時）	〈游范〉曹 （遭）	〈歐款〉曹 （遭）	〈游范〉繇 （繇）
						
〈歐款〉繇 （繇）	〈游范〉卿 （響）	〈游范〉莫 （漠）	〈游范〉襄 （襪）	〈歐款〉襄 （襪）	〈侯祿〉言 （享）	
						
〈侯祿〉遷	〈侯祿〉巨 （桓）	〈侯祿〉霍 （罹）	〈歐款〉霍 （罹）	〈歐款〉从 （從）	〈桑〉气 （氣）	

在〈游范志石〉中的「詩」正式使用「詩」字，此處則用「言之」的結字。

〈游范志石〉中的「禮」左半部未加「ㄢ」部，是其古形本字。字例為
(周中·長凶盃《金》)、 (戰·楚·郭·尊 23《張》)。沒有加「ㄢ」的字例直到戰國能看到許多字例但到了秦、漢看不太到，因此可以知道採用古代書寫習慣。

〈游范志石〉𠂔(時)與〈歐款志石〉𠂔(時)，讀用為「時」，而此處書「𠂔」字是古文的寫法。字例為 (甲 2483)、 (戰·楚·包 137 背)從這一點看來，可知它採取古的用法。

在〈游范志石〉中曹(遭)與〈歐款志石〉曹(遭)，讀用為「遭」是後起分化形聲字，而此處用「曹」字是書寫本字。

〈游范志石〉的繇(繇)與〈歐款志石〉繇(繇)《說文》有收錄左下从言的「繇」是西周以降的古寫，而从缶的「繇」字，則是後起訛寫的俗體字，為後世承用。

〈游范志石〉「卿(饗)」，後世用的「饗」字，西周起都寫作「卿」字。

〈游范志石〉「莫(漠)」，沙漠的作「漠」，是增加「ㄣ」偏旁的後起形聲字，寫作「莫」是用其古形本字。

〈游范志石〉「褱(褱)」與〈歐款志石〉「褱(褱)」，「褱」是後起形聲字，此處則用「褱」是其古形本字。前者的字體因斑剝而無法辨識左側是否有「示」部，筆者從字型與斑剝處推斷，或許兩者是採許不同的字型結構。前者的

字形上部採「亠口口」組成，而正中用「丨」貫穿，「丨」左側採「王」「人」構成，右側則用「x」「x」「人」的結構組成。在𠂔（信陽楚簡 戰國）、𠂔（雲夢日甲 戰國）、𠂔（秦簡）、𠂔（漢帛書）、𠂔（銀雀山漢簡）等，字例對比可見與〈歐款志石〉「襄（襁）」的字形相近，下半「衣」部稍微偏向右方。上部的兩個「口」則用二「△」刻成，或許可判斷是因為石材較為堅硬，而用省略筆劃的方式刻製。

在〈侯祿志石〉「𡗗（享）」的字例，後世都讀為隸化的「享」，而此處寫其本形古字「𡗗」的字形。（周·孟鼎《金》）、（戰·齊·十年陳侯午鐸《金》）、（戰·楚·包 182《楚》）如此在周、戰國的金文、戰國楚篆看到相似的用例，但在漢代幾乎看不到相似的用例，因此判斷其可能採用古字形。

〈侯祿志石〉中的「遷」字形相當特殊，在與（郭店五行 戰國）、（香續 76 戰國）、（雲夢秦律 戰國）相比，此字未增「辵」旁，此種古形本字結構的字例多見於戰國時期的文字。

〈侯祿志石〉的「𡗗（𡗗）」字，可讀作「𡗗」，字則寫其古形本字作「𡗗」。

〈侯祿志石〉與〈歐款志石〉的「𡗗（𡗗）」，字可讀作「𡗗」，字其古形本字作則書「𡗗」。

〈歐款志石〉的「从（從）」可讀作「從」，此則書其古形本字作「从」字。季旭昇在《說文新證》卷三中解釋「『从』从二人，會跟從另外一人之意。」

〈桑志石〉的气（氣），後起形聲字所讀用為「氣」字，此處則寫其古形本

字作「气」。季旭昇在《說文新證》卷三中說「『氣』字假借為『乞』，所以從甲骨文到東漢的『乞』字往往就寫作『氣』，直到東漢武梁祠畫像題字才看到『乞』字。」

	
〈侯祿〉冶	〈歐款〉埤 (市)

 〈侯祿志石〉中的「冶」字，在東周五系寫法均相互不同且多異體，與楷書、隸書的字形有很大的差異，在（戰·魏·廿九年高都令戈）、（戰·魏·十八年蒲反令戈）等字例對照之，可見其「冶」字遺存了戰國時期三晉系的字風。

 〈歐款志石〉的「埤（市）」，應可讀為「市」，而此處則採用戰國齊系遺法的「埤」字呈現。季旭昇於《說文新證》卷三中提到「六書：『市』最初可能假借『失』字；其後分化，則為假借分化指事字；『埤』為形聲字；《說文》以為省聲。」字例為（戰·齊·陶彙 647）（戰·齊·陶彙 3.649）有「土」字旁的字例多見於（戰·齊·陶彙）。

總之，透過其文字考察分析，礪石墓誌的書寫者會用類似甲骨文般的假他字借換的書寫習慣。由此可見，他們仍保留著古代用字習慣與古字省略結構的方法，殘留著許多古風。刻寫者有一定的文字知識，否則無法掌握刻寫這些文字結構。

四、礪石墓誌書刻特色

（一）、〈鋸官造石 A、B〉

首先討論關於布局章法，此處採兩行的書寫構成，應該是載體很細長的原因

迫使行氣較為整齊。字間間格均勻疏朗。〈鉅官造石 A、B〉當中的文字跟其他墓誌文字比起來較有篆書結構的味道。先前所述〈鉅官造石 A、B〉文字的形狀有細長、正方、扁平各種狀混雜，字大小變化豐富，自然明快如一般書寫節奏。細長的文字如：「元」、「年」、「又」、「平」、「夕」、「陽」、「部」、「十」、「支」等等。除了長形的文字結構之外，亦有故意將最末一筆拖長。扁平的文字如：「二」、「土」、「刀」、「石」、「五」筆畫都偏少，因為不特意拉長筆畫與筆畫的空間，自然變成扁平的趨勢。另外當中橫畫大部分是水平或往右下，很少看到是往右上斜勢。多半的礪石墓誌文字大都是直線構成，如前面所述，應該是刻的時候受材質的影響，不方便刻曲線，這也是銘刻書法的特色，這樣的現象同樣出現在漢代刑徒磚也可看到。即便如此，偶爾也會出現故意刻成曲線的筆畫。

〈鉅官造石 B〉當中「又」字的捺有刻意彎曲的感覺。「平」最後一筆的末端往右下偏。〈鉅官造石 A〉中「官」字中的「自」部件右邊的部分呈弧度而非方形。「刀」首筆的轉折處有所彎曲，給人有變化的效果。綜觀以上幾點來看，書刻礪石的當下並非僅僅止於紀錄，而是有追求美觀的意識在。從這樣的現象來看，我們可以推斷刻製〈鉅官造石 A、B〉的工匠有一定的文字認識，且技巧相當熟練。

（二）、〈游范志石〉

如先前所述〈游范志石〉的主人游范地位相當高。從章法來看此石與其他礪石比起來，行間與字間非常均勻端正，應是有意圖要刻得非常工整在先。雖然無法看到文字墨跡草稿的留痕，但可以推測刻製工匠可能有在用刀刻之前先用墨筆用心書寫安排。

筆法上〈游范志石〉幾乎遵循一定的節奏，呈現出秩序感。字形除了前兩行之外很少看到細長的字形，都是正方或扁平字形。文字筆畫上多與字勢呈統一水平，應是在排列時已經存在的嚴謹態度影響使得字形與結構呈現了平穩的感覺。

線條起筆一端多比較粗、收筆比較細，似寫篆書時逆鋒起筆的效果，這樣的動作與楚簡書寫動作非常類似，彷彿楚篆書的弧線筆法，但因媒材關係圓弧線無法一次完成，必須在刻時分段刻製，最後的效果反而像多方折筆的楷書效果。

另外如「孝」、「不」重複數次的文字會有不同書寫結構的方式，特意同字不同結構現象，我們自然會想到王羲之在其代表名作蘭亭序中，數次出現的「之」字處理成不同構造的表現方式，但與蘭亭序相比，〈游范志石〉的刻工屬於民間匠師，且年代早了快四百年。

孝（前）	孝（後）	不（前）	不（後）
也	奪	待	之

如前所述「也」、「奪」、「待」、「不」、「之」這些字有筆畫省略的現象，尤其「也」、「不」在筆順上有部分結構簡化及連筆的現象，可看到刻手為了方便的簡化結構的方法，篆書的複雜結構經由簡化，使其更接近隸書的結構。「奪」字的「佳」豎畫直接往下成為「寸」字的一部分，成為二個部件的共用筆畫。「待」字右字旁上方「之」形的草化。此現象的特殊性在於，不同於一般隸書草化普遍看到的現象，在此我們可以看到篆書草化的少見例子。「之」字首兩筆也是用點畫來省略，與隸書法同。

（三）、〈歐款志石〉

此石有正背面，應屬同一個人所刻，正背面的書寫風格稍有不同之處。正面題識的行距、字距對齊，字的高度對齊，字型整體來看比較細長似篆書，可能因

為想要表現較為莊重的形式感。正面的線條雖然與背面同樣多屬直線，但在正面有些長線條稍微有弧線的意味，可能來自於刻手希望刻成弧線的企圖，如「大」字上半部左右的線條，還有「鐵」字上部「大」部件的線條，「都」字「邑」字旁的末筆，皆可以從中看到接近弧線的筆法。反觀背面的文字則使用較直的線條來表現，一筆一劃謹慎地刻出來。背面文字行氣整齊，但文字長短不一，可以看到其自然安排，筆畫多的文字結構較長、反之而短。另外如「元」、「年」、「平」、「兮」、「鄉」等字可以看到末一筆被拖長的現象，導致橫向的字間安排沒有對齊。



圖 16 〈歐款志石〉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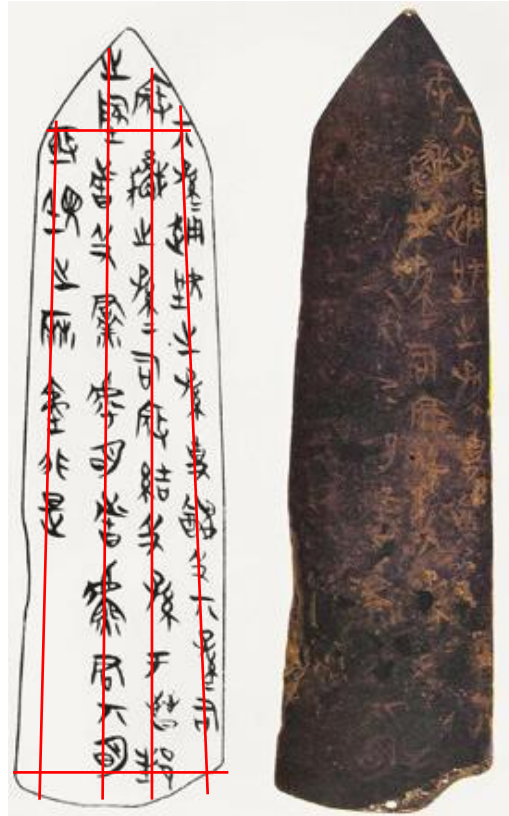


圖 17 〈侯馬盟書〉(春秋)

另外礪石的外觀形狀令人聯想到春秋時代的侯馬盟書(圖 17)·受其上窄下寬形狀的影響，上半部行與行之間的距離較近，隨著形狀的變寬距離越遠。

¹¹ 王曉光〈簡牘殘紙所展示的日常書寫及其書史意義〉，《中國書畫》，(經濟日報社，2014.3)

(四)、〈侯祿志石〉

首先關於佈置章法，此墓誌與較前面所述的二塊墓誌的差異在於行氣的變動較大。若將每字拉出中心線，前述二者的字之行列間的排列較規整，左右行的關係性也顯規矩並無太大變動，反觀之，此石的的章法錯落，字形大小的強烈變化強化了左右行的的不勻稱感等造就即興不經設計的感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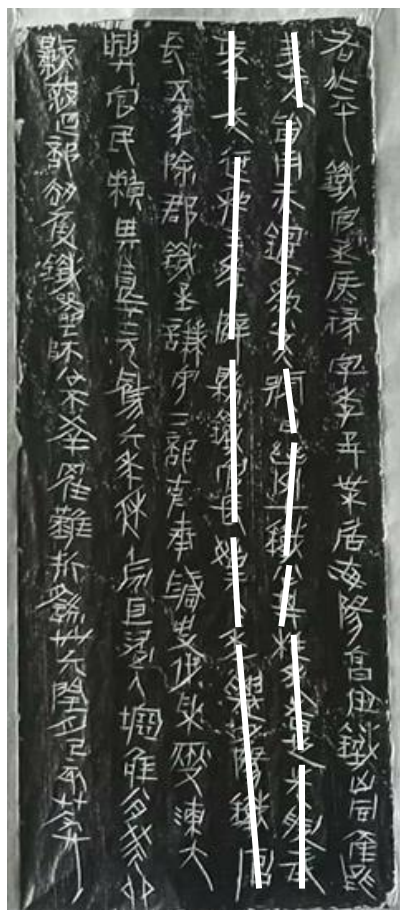


圖 18 〈侯祿志石〉



圖 19 〈侯祿志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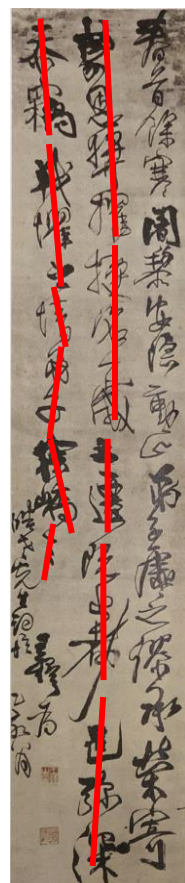


圖 20 王鐸

左邊的圖表示行氣的錯落，右邊的圖用中心線來表示。這樣的話看似不經意的巧妙利用左右中心軸的擺動書寫。向右偏移後便向左修正，反之若向左偏移後就向右修正，最後保持行氣的平衡。簡直好比明清王鐸的長型條幅行草的作品(圖 20)。

文字上下間關係緊密的情況，雖然乍看之下好像一團，但細看便發現上下線條在極小空間巧妙靈活的避開。這種字間的處理方式如同宋代的書蹟，特別是左

行上半部「迺」（圖 21）字好像拼圖般鑲嵌進去。此現象在刑徒磚也可以看見。再來，關於刑徒磚，在小原俊樹氏的〈刑徒磚文の書美〉¹²一文中認為像這樣「月」（圖 22）向右側突出是因為刻完全文後發現少刻才補上，也因此判斷刻手並非先打草稿，而是直接刻的。



圖 21 礪石（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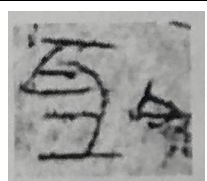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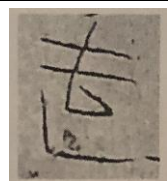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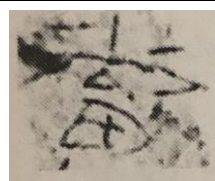
圖 22 刑徒磚（月）

接著，小原俊樹氏針對骨簽在〈未央宮址出土骨簽の基礎的研究〉一文中認為在骨簽上寫出那樣細微的文字是不太可能的，應該是以刀就骨板上直接刻寫¹³，而這樣的考慮是比較對的。因為礪石墓誌與那兩個所俱有即興式的特質很相近，所以此墓誌可能也並非先寫草稿，而是直接刻寫。但是，如此大量的文字竟然沒有刻寫失敗的情況，筆者認為像這樣的人應該是受到相當高的技術訓練以及具有大量經驗的工匠（刻手）。

橫線的角度有向右上斜，也有向左上斜各種強烈的變化，使視覺上（觀者）不會感到單調，可以說是富有變化且藝術性極高的刻石。

¹² 小原俊樹，〈刑徒磚文の書美〉，《金石書学》第十二號（京都府：藝文書院，2007.7），頁30-35。

¹³ 小原俊樹，〈未央宮址出土古簽の基礎的研究〉，《福岡教育大学紀要》第51號第5分冊（2002），頁132。

秦系				
釋文	石	留	造	卯
礪石 墓誌				
釋文	〈侯祿〉昆	〈歐款〉襄(襁)	〈侯祿〉卯	〈歐款〉卯
骨簽				
釋文	石	聖	造	當
刑徒 磚				
釋文	嚴	留	盧	

在第三所談到像〈侯祿志石〉「昆」或〈歐款志石〉「襄(襁)」原本寫作「口」的字形卻寫作「△」，或許是因為要刻如此小的刻石又或是因為石頭的材質，刻手以不怎麼精細的方式刻出，而這樣筆畫的省略或許是隸草化的徵兆也說不定。

從秦系的字例中也有看到同樣的寫法，所以也有可能受到前一個時代的影響。在之後晚一點時代的刑徒磚也有類似的情況。而關於這樣的現象小原俊樹於〈刑徒磚の書美〉說道：「「口」部以「△」表示的字形，可以說已表現出行草而且日常書寫的真實樣貌。」¹⁶因此也可說這樣的表現是邁向草化的進一步。

¹⁴ 《書論》(第四号 1947年4月1日 京都 書論研究会)第3頁。

¹⁵ 《書品》(卷91 東洋書道協會 1958年7月)第18頁 第11圖。

¹⁶ 小原俊樹,〈刑徒磚文の書美〉,《金石書学》第十二號(京都府:藝文書院,2007.7)

刑徒磚就屬於類似礪石墓誌這一類的銘刻，除此之外，骨簽也是擁有相似特質的漢代的公文書，上述三者各種條件相近，而刑徒磚與本文所探討的礪石墓誌的時代是更晚些，因此許多字形更加扁平，筆畫的橫向伸展更為強烈，且帶有波磔的筆法，都可以感受到已經有隸化的情況。筆者認為因為大量出土的骨簽和本文中的礪石墓誌二者年代相近，因此有許多特色很類似。

（五）、〈无疾志石〉〈桑志石〉〈援志石〉〈德□志石〉

〈无疾志石〉〈桑志石〉〈援志石〉〈德□志石〉等，因為這四個礪石的形式相近，所以將一併進行說明（解說）。這些比起本節前述的礪石墓誌，顯而易見其粗細變化的特色更加強烈。基本上這四個的文字結構相近，但仔細觀察下，〈无疾志石〉〈桑志石〉〈援志石〉三者從他們的石頭形式、文字書寫的方式以及所使用文字的相似結構，進而判斷是同一刻手為之的可能性極高，另外關於〈德□志石〉，其石頭形式的差異、文字強烈的向右下傾斜，而我認為書寫的感覺有些微差異可能是書風的不同所導致的。再來針對四個礪石的佈局章法，文字的排列上並非很規整，除了〈德□志石〉，其餘的橫畫和文字角度不統一的方式與〈侯祿志石〉很相近，但四者上下字間較開，因此又給人不同於〈侯祿志石〉的感受，四者背面的文字在畫面中皆刻畫很滿，特別是〈无疾志石〉上最後的「令」字，感覺因未能刻進最後一行，而即興式地直接刻寫在左行，間接表示有可能也是並非先有草稿而是直接刻寫。「令」字的最後一豎筆拉長，聯想到在漢代中常見的長垂筆，其他的文字也能看到相近的特色。例如「部」、「平」、「報」、「鞠」、「于」等字。

墓誌 字例				
釋文	令（德□）	令（桑）	年（无疾）	年（桑）

墓誌字例				
釋文	部(援)	部(桑)	平(无疾)	平(桑)
墓誌字例				
釋文	報(援)	報(桑)	鞠(援)	于(桑)
漢代隸書字例				
釋文	年〈五鳳二年刻石〉	年〈居延〉	下〈刑徒磚〉	

從這些墓誌中捺筆收尾的特色大致分為三種（A）隸書的波磔（B）為楷書筆法中捺筆的展現（C）類似於行書向下鈍收感覺之用筆。

A 字例						
釋文	師(援)	右(无疾)	右(援)	迺(桑)	工(无疾)	二(援)
B 字例						
釋文	眾(桑)	大(援)	援(援)	桑(桑)	磔(桑)	磔(援)

¹⁷ 藤原楚水《圖解書道史 第一卷》1971年4月20日 東京 省心書房 第251頁 圖2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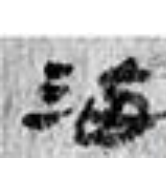
¹⁸ 佐野光一編《木簡字典》雄山閣出版 昭和60年2刷。

¹⁹ 《漢代刑徒葬軔》（不手非止第九號別冊 昭和58年11月30日）第8頁。

C 字例						
釋文	奴〈无疾〉	眾〈爰〉	奴〈爰〉	冬〈爰〉	从〈爰〉	歿〈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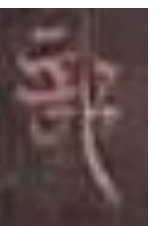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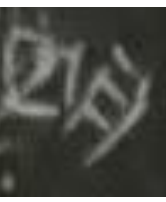
又或舉除〈德□志石〉之外的其他三個礪石為例，皆帶有迴轉的筆畫。由右至左強烈迴轉的字有許多，試舉「謁〈爰〉」、「月〈桑〉」、「敢〈桑〉」、「殺〈桑〉」、「男〈爰〉」、「海〈无疾〉」、「於〈无疾〉」、「鞠〈桑〉」等字都有此特色，「謁」字的右下「丿」部件，「月」字的第一、二筆畫的線，「敢」、「殺」二字「攴」的下部長撇畫，「男」字「田」部件外圍的部分以及中間的線條，「力」字第二筆畫的線，「海」字「母」部件右邊的線，「於」字偏旁「方」的長撇畫，「鞠」字「菊」部件右側的線條，這些皆作由右向左帶入這樣的迴旋動勢。

秦系				
礪石字例				
肩水金關漢簡				
釋文	謁	月	敢	殺

秦系				
礪石 字例				
肩水 金關 漢簡				
釋文	男	海	於	鞠

這樣的迴轉展現在硬石上，可以看出刻手試圖以圓轉的筆法再現當時的墨跡文字。又與早些的秦之墨跡文字比較之下，此迴轉的筆法非常的相似。

省略筆畫的文字頻率相當多，上述已經有提到，現在詳細探討這些文字當中的省略狀況。

字例				
釋文	玄〈援〉	玄〈无疾〉	部〈援〉	部〈桑〉
字例				
釋文	本〈无疾〉	碟〈桑〉	明〈援〉	明〈德口〉

「玄」字上一點與「幺」首筆相連，此現象乃是從篆書直接草書化的現象。

「部」字的「卩」首豎筆已經從篆書結構進化成隸書結構，原來會分開的兩個部件合成一個，加速書寫的速度。「本」字與「磔」字的「木」部交叉處筆畫皆作相連。〈爰志石〉中「明」字「日」部內部用刻兩點；〈德口志石〉則是一點。此種省略現象可以在礪石墓誌文字看出。

未央宮出土骨簽書法上的文字結構的省略化相當成熟，以往我們普遍認為的「篆書→隸書（八分）→草書」的書體變遷過程，漢初期永元年間能夠看到的墨跡可以歸類到草書範圍的文字，骨簽上篆書到草書省略化過程的出現可以推翻從篆書到隸書到草書的既有的想法，故「篆書→隸書（八分）→草書」這樣的書體變化認知應該被改變²⁰，而礪石墓誌的篆書草化也應證了這一點。

五、結論

上面例證所述的幾個具體的特徵先於下方列舉出，並針對本文的這些礪石墓誌進行考察，並將結果於表格內呈現，若有符合者以「○」表示，類似者以「△」表示，不符合者以「×」示之。

1. 文字本因其筆畫數之多少而影響字之大小，筆畫數少的字形自然縮小，筆畫數多的字形自然略大。
2. 行距左右擺動。
3. 文字有具備迴轉線條的變化。
4. 從文字中可見連筆、省筆、簡略化的現象。²¹
5. 同伴礪石中因文字二次出現而將字形改變。
6. 可以發現從篆書至草書演變之痕跡的文字例。
7. 表現出利落且挺直的線條。

²⁰ 小原俊樹，〈未央宮址出土古簽の基礎的研究〉，《福岡教育大学紀要》第 51 號第 5 分冊（2002），頁 137。

²¹ 請參照附錄省形、連筆、簡化圖表。

8. 橫畫、文字二者書寫出不同角度的變化。
9. 具有線的粗細變化。
10. 收筆中出鋒具尖銳的表現。

名稱 特色	銓 A、B	游范	歐款	侯祿	无疾	桑	援	德口
1	○	×	○	○	○	○	○	○
2	×	×	△	○	○	○	○	○
3	○	○	△	△	○	○	○	○
4	△	○	○	○	○	○	○	○
5	△	○	○	○	○	○	○	○
6	×	○	○	○	○	○	○	○
7	○	○	○	○	△	△	△	○
8	×	△	○	○	○	○	○	×
9	△	○	△	○	○	○	○	△
10	○	○	○	○	○	○	○	○

此處總結一下礪石墓誌所表現出的字體特徵，其字體與筆法可見與前代六國（戰國時代）與秦的文字影響。在刻製的技巧方面，此處多採直接刻制於石材上硬質的線條表現。其結構受到當時墨跡文字書法表現的影響，在線條上試圖表現出墨跡毛筆圓轉的線質，並在石質載體上嘗試表現，在字尾收筆處亦時常出現尖銳快速的線條。製作時採單刀法與較隨性的方法刻製，帶有素樸的文字感。

其在文字佈置章法上每個石頭各異，在〈銓官造石 A、B〉與〈游范志石〉以外的志石皆有文字高低錯落的現象，在橫劃與字形的角度變化很多，並不會覺得製作上制式化。要能製作出這樣的文字應當具備相當程度的文字經驗，且有卓越的技巧才能辦到，應是受過相當水準教育的匠人所製。

從這批作品可以窺見相當優秀的書法藝術與文字表現，且尚無前人有完整的

研究發表，具相當高的研究價值。本稿在此批文字的比較與分析上，仍有所不足，還有許多能更深入討論的空間，這次研究僅針對「元鳳六年志石」的範圍進行考察，今後將依此為基礎，繼續探討年代稍晚的礪石，期待在更深入的研究後，能獲得開創的研究成果。

附錄

圖錄說明

序	品名	姓名字號	身分職稱	里籍（現地）	年 月 日	死因	年齡	史事
1	〈鐸官造石 A〉	（物勒工名）	右北平鐸官造，土垠磨刀石	幽州右北平郡土垠縣（河北省唐山市豐潤區東部）、夕陽縣（河北省灤縣西南、灤南縣馬城鄉）、鐵官二部。	西漢武帝元鼎二年（前 115 年）	巡駐幽州右北平（郡）土垠縣鐵官二部，烏桓盜入塞，暴殺。	39	《漢書·昭帝紀》元鳳六年「烏桓復犯塞，遣度遼將軍范明友擊之。」
	〈游范志石〉	游范，字貽謀	大司農幹官丞	司州（司隸校尉部）左馮翊（郡）役祠縣（陝西省耀州河東堡）	西漢昭帝元鳳六年（前 75 年）八月癸卯			
	〈鐸官造石 B〉	（物勒工名）	右北平鐸官造，土垠磨刀石	幽州右北平郡土垠縣、夕陽縣、鐵官二部	西漢武帝元鼎二年（前 115 年）			
2	〈歐款志石〉	歐款，字神階	大司農鐵市官從事掾	并州太原郡狼孟縣（山西省陽曲縣境）	西漢昭帝元鳳六年（前 75 年）八月癸卯	隨訓右北平（郡）土垠縣鐵官二部，遭烏桓盜暴殺。	？	
3	〈侯祿志石〉	侯祿，字季丞	右北平（郡）鐵官丞	幽州遼西郡海陽縣（河北省唐山市灤南、灤縣、馬城等境）	西漢昭帝元鳳六年（前 75 年）八月癸卯（閏月己亥）	烏桓盜入塞（土垠縣鐵官二	46	

序	品名	姓名字號	身分職稱	里籍（現地）	年 月 日	死因	年齡	史事
					葬）	部），罹難。		
4	〈无疾志石〉	无疾、堅	右北平（郡）鐵官二部工師、右北平鐵官丞	幽州遼西郡海陽縣（河北省唐山市灤南、灤縣、馬城等境）	西漢宣帝本始二年（前 72 年）清明。（稍前於冬月聞報）。	困於烏桓，歿于凶奴盜殺。	？	《後漢書·卷九十》列傳第八十·烏桓：「昭帝時，烏桓漸強，乃發匈奴單于冢墓，以報冒頓之怒。匈奴大怒，乃東擊破烏桓。」
6	〈桑志石〉	桑、堅	右北平（郡）鐵官二部工師、右北平鐵官丞	幽州遼西郡狐蘇縣（內蒙古通遼奈曼旗境）	西漢宣帝本始二年（前 72 年）清明。（稍前於冬月聞報）	困於烏桓，歿于凶奴盜殺。	？	
7	〈爰志石〉	爰、堅	右北平（郡）鐵官二部工師、右北平鐵官丞	幽州遼西賓從縣（賓徒縣河北省灤河上游一帶）	西漢宣帝本始二年（前 72 年）清明。（稍前於冬月聞報）	困於烏桓，歿于凶奴盜殺。	？	
8	〈德□志石〉	德□、堅	□丞工師、右北平鐵官丞	幽州遼西郡陽樂縣（遼寧省義縣西南劉龍台附近）	西漢宣帝本始二年（前 72 年）清明。	困於烏桓，歿于凶奴盜殺。	？	

省形

省略筆畫的文字

			
鼎〈鉞 A〉	鼎〈鉞 B〉	陽〈鉞 A〉	陽〈鉞 B〉

			
陽〈侯祿〉	陽〈无疾〉	待〈游范〉	待〈歐款〉
			
昆〈侯祿〉	部〈歐款〉	款〈歐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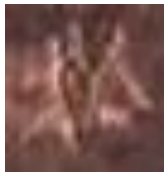
連筆

本來無相連者因自然刻寫下作連寫的文字

				
侯〈侯祿〉	丞〈侯祿〉	棐〈侯祿〉	囂〈侯祿〉	部〈侯祿〉

簡化

刻寫時因簡省字形將部分部件作省略的文字

				
范〈游范〉	堂〈侯祿〉	鐵〈无疾〉	鐵〈无疾〉	鐵〈桑〉
				
鐵〈桑〉	狐〈桑〉	穌〈桑〉	死〈歐款〉	

參考文獻

- 小原俊樹，〈刑徒塼文の書美〉，《金石書学》第十二號（京都府:藝文書院，2007.7),頁30-35。
- 小原俊樹，〈骨簽のみちびく世界〉，《金石書学》第十三號（京都府:藝文書院，2008.6），頁32-34。
- 小原俊樹，〈未央宮址出土骨簽の基礎的研究〉，《福岡教育大学紀要》第51號第5分冊（2002），頁117-144。
- 伏見冲敬，〈漢の刑徒葬軀〉，《書品》第91號（東洋書道協會，1958.7）頁2-25。
- 張嘉哲，〈西漢未央宮出土骨簽書法研究〉上下，《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二十編第二二冊（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8.9）
- 西林昭一，《中国新出土の書》，（株式会社二玄社，1989.1）
- 王曉光〈簡牘殘紙所展示的日常書寫及其書史意義〉，《中國書畫》，（經濟日報社，2014.3）
- 《百衲本二十四史，漢書（上）》昭帝紀，第七卷，宋景祐刊本，（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 《百衲本二十四史，後漢書（三）》卷九十列傳八十，宋景祐刊本，（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圖板資料

- 特集圖板，洛陽出土後漢刑徒塼，《金石書学》第十二號（京都府:藝文書院，2007.7),頁4-29。
- 漢代刑徒塼，《書論》第4號（書論研究會，1974.4）頁2-13。

網站

- 罕見！中國最早的墓誌銘竟是這樣的 文/傅春喜金石契2017-02-03
https://mp.weixin.qq.com/s/zQHigQCQH0tQ_caaMrJ6mw
- 漢代磨刀石九十餘品，歡迎交流-金石碑帖 古籍舊書-盛世收藏網 -

<http://bbs.sssc.cn/thread-8566000-1-1.html>

- 刻字的磨刀石——漢帝國軍人最後的榮光（上）

<https://mp.weixin.qq.com/s?src=11×tamp=1588751156&ver=2321&signature=hHP1>

[-3-8GZWoaDpX9N-K5hQ-ca75v756nLAgSmN2tlGWZss-](#)

[utCN3lVuvRljgiTQFs7*80z3m0bfmvl-n3rln5YLDu7cs*PsXpDZ8vzrS-](#)

[4ZDKzw2*yEZ87scp3r7nXo&new=1](#)

- 印得市

<http://www.mebag.com/index/>

- 張馳《河北省灤南縣新出土兩漢石刻初探》

http://www.lnwch.com/a/huikanzaixian/2017/2017diyiqi_zongdi21qi_/2017/0406/940.html

2020 年 5 月

